

聰明厲害漂亮

江青豔史之十四

● 劉昌博

迎合挑逗滿足需要

在陝北延安的毛澤東窯洞寓邸附近周圍，駐有一個警衛連，以維護中共首長們的安全；毛澤東身邊有一個內衛排，有警衛三十餘名，是專用來保護他的貼身衛士。

這些衛士，是經過汪東興、周恩來和毛澤東會同精挑細選的，個個精壯、威武、機警而忠心；警衛排長——衛士長先後由閻長林、李銀橋擔任，毛澤東很「念舊」，所以衛士們對他都很忠心。

因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愛人同志，故而，衛士們在日常生活方面要聽從她的指使，她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習慣改不掉，喜怒無常，陰陽怪氣，玩橋牌又輸不起；兼之，她年輕妖嬈又放蕩。衛士們爲了避嫌，尤其那個名叫李聯村的衛士，由於外貌俊挺，害怕招惹流言，更對她敬而遠之。

保健護士尤玉喜的作風則不然，她曉得要在紅色「宮廷」站穩腳步，最重要的是取悅毛澤東，溫柔體貼，盡情迎合毛澤東的挑逗，滿足毛的

性需要，但是光靠巴結毛澤東是不保險的，還須討好他周圍的衛士們，廣結善緣才妥當。因爲，毛澤東的耳根子軟，十分信任身邊衛士們的「小報告」。

自從毛澤東房間陳設的宋代古董花瓶打碎了，他爲安慰玉喜，反而說是膺品，足見對玉喜愛戀之深，袒護之切，江青對於情敵尤玉喜，怎不嫉怨有加。此後，這兩個女人在寓邸碰面時，勉強裝出笑容，骨子裡各有「心結」，恨不能一口把對方吃掉。尤其是江青，耿耿於懷，總想早些把這根眼中釘拔出而後快。

「老板！咱們府裡有人手腳不乾淨。」江青匆促地向毛澤東告狀說：「我放在梳粧台上的化粧品和首飾，有好幾件失竊了！」

「咱們府裡防禦森嚴，內衛就有一排人，誰吃了熊心豹子膽，敢闖進來偷東西？」毛澤東漫不經心地說：「妳再回去找找看，或許是放錯了地方，忘記了。」

「我都找遍了，可能是內賊幹的！」

「內賊！我身邊有內賊，妳別神經過敏！」

毛澤東就是不相信，他的府內有內賊。

「嗯！老板！」江青斬釘截鐵地說：「這個內賊今天能偷我的化粧品和首飾；明天也可能偷老板的黨政軍機密文件，姑息養奸，重慶國民黨派來的特務，無孔不入什麼壞事幹不出來！」

毛澤東最討厭、最害怕、最痛恨的人，就是重慶國府軍統局長戴笠手下的特務。於是，他下令衛士長閻長林派人搜查所有房舍，務必找出江青失竊物品下落，揪出這名膽大妄爲的「內賊」。

栽贓情敵沒趣收場

衛士們奉命行事，在各房舍內翻箱倒櫃搜查，在保健護士尤玉喜的房間裡，更作了地毯式的搜查，什麼也沒有找到。

結果，江青的化粧品和首飾，卻在她經常拉糞便的毛坑邊找出來。因爲，那時的延安沒有下水道，沒有抽水馬桶，男女皆在屋子後側的毛坑拉糞便，群蠅亂飛，又髒又臭。這是在上海住過的江青，最討厭延安的地方。但也是她每天非去不可的地方，尤其在吃壞肚子的時候。

毛澤東責怪江青小題大作，明明是自己蹲在

毛坑上化粧遺忘了，偏說有「內賊」；還說有「國特」潛伏進來，搞得上下惶惑不安、草木皆兵。

江青暗自納悶，是她親自趁人沒有注意，把這些化粧品和首飾，藏塞在尤玉喜枕邊的，怎麼跑到自己拉糞便的毛坑旁去了。她裁臧情敵不著，落得沒趣收場。

原來是尤玉喜機警，她無意中聽一名警衛員抱怨說：「真是怪事，府內怎會有內賊，還說是國特潛入，國特瞎了眼，去偷她的化粧品和首飾，不去偷毛主席房中的機密要件？」

於是，尤玉喜趁尚未開始搜查前，趕緊回房在自己床頭枕邊，赫然發現一包化粧品和首飾；她明白這是江青的「裁臧」陰謀。她當機立斷，毫不猶豫的把這一包東西拋置在江青慣用的毛坑邊，才逃過一劫。

從這次「失竊」事件後，江青和尤玉喜皆深深瞭解對方的厲害。諺語說：「一個廚房，容不下兩個女人」。試想一個審洞內，怎能容得下兩個厲害的女人，明爭暗鬥，各出奇兵；尤其是江青，總想找出一個「奇招」，把尤玉喜除掉，否則她怎能高枕無憂？

### 性愛按摩清除煩躁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空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展開。日軍對中國佔領區的「掃蕩」行動減緩，中共在各戰區游擊根據地的壓力減輕。

毛澤東是個閒不住的人，是個不能安穩的人，他的血管裡流著造反者和反叛者的血液，天生的喜歡造反，熱愛鬥爭。他常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他又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

他的樂趣皆從鬥爭而來，一旦天下太平，沒有什麼好鬥，他就覺得寂寞，覺得煩躁。

這時，毛澤東消除煩躁的法寶，就是找來保健護士尤玉喜給他按摩或發洩一次；至於，驅散寂寞的方法，常是找人來陪他打橋牌或搓麻將。

毛澤東在延安打牌，無論橋牌或麻將，只是為了消遣，絕不為了打牌耽誤正事。有時手上拿有一把好牌，倘遇有緊急事故發生，他會立刻放下牌，不顧一切，拋棄牌友，離桌就走，處理正事要緊。

他不會像「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少帥那樣：「夜半軍書告急來，開場管弦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再抱佳人舞幾回。」一般的兒女情長，玩物喪志。這種對人事與娛樂有分辨輕重的能力，正是毛澤東和張學良二人成功成敗的分野。尤玉喜以纖纖玉指給他作肉體上的按摩；打牌或跳舞等娛樂，是給他排遣寂寞的精神上的「按摩」。

但，毛澤東最喜歡的精神上的「按摩」，則是「鬥爭」，永無休止的鬥爭。中共在形勢上的壓力減輕了，而延安領導階層的「鬥爭」卻展開了。

毛澤東為改造中共黨員的思想，不惜一再發

動整風，所謂的「三整」，「三查」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延安掀起。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及十日，毛澤東在黨校與宣傳會議上分別提出報告：「：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在這篇報告裡，毛澤東痛斥黨內多數同志，只會「……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毫無實事求是之意，確有譁眾取寵之心。華而無實，脆而不堅。」「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他進一步挖苦他們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毛澤東為落實「三整」，繼而又來個「三查」，要清查每個黨員的歷史背景，思想行為及革命過程。他要運用「三整」及「三查」運動，鬥垮張國燾和王明等人。

### 窈窕體態稚嫩眼神

江青認為機會來了，她要利用此一運動，為迎合毛澤東的心意，明鬥張國燾和王明，暗鬥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內鬥在毛府中跟她爭寵的尤玉喜。在鬥爭期間，雙方人馬搜集了許多資料或捏造了許多偽証，來打擊對方，不擇手段，總以擊倒對方為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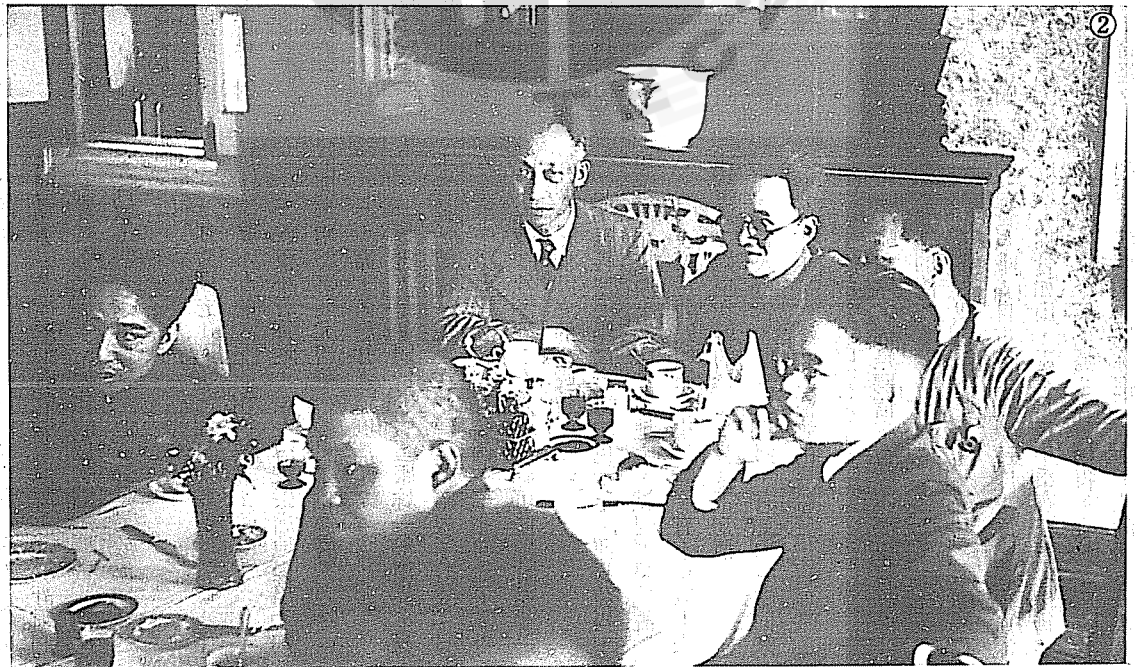
最後，總結整頓三風的兩條宗旨：懲先些後，治病治人，首先鬥垮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派路線人馬，王明下了台。江青擴大了打擊面，矛頭指向張國燾、楊子烈夫婦；甚而殃及尤玉



一) 及他們的子女合影。

②江青奉行毛澤東旨意，先鬥垮國際派代表王明，圖右起為王明、秦邦憲、吳玉章、吳克堅餐敘時留影。

①毛澤東（坐者）和他的衛士長李銀橋、韓桂馨夫婦（左二、右



喜，說她家庭背景複雜，其姊尤玉華是「國特」，活躍平、津地區，害死不少中共地下黨優秀同志；因而，暗示尤玉喜潛來延安，混進毛府，動機可疑，應予徹底清查。

這份機密調查報告，來自平、津地下黨部負責人俞啟威；他是江青在青島時的愛人同志——第二任丈夫。因為，尤玉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中共中央秘書處以機密文件送呈他親自處理。

一天，尤玉喜在床榻上給毛澤東按摩時，毛澤東轉身看著她清純的模樣，窈窕的體態，稚嫩的神情，不像是一個險詐的「國特」；終於慢吞吞地問道：「玉喜！你是哪裡人呢？」

「老板，不，主席！我是河北省吳橋縣人。」

「吳橋縣：是不是哪個走江湖賣藝的『雜技之鄉』的吳橋？」

「我的家鄉吳橋土地貧瘠，很多人爲了謀生，世代學習雜技，走江湖賣藝；我叔父會武術、能走鋼絲、鑽火圈、吞刀、吐火，他都會，常到北平天橋賣藝。」

「父母幹什麼呢？」

「我父親爲人精明，不願吃苦頭，不曾學雜技，在家種地拉腳，農閑倒騰點糧食買賣，做小生意是把手。母親操持家務，農忙時節也下地。」

「你父親討小老婆沒有？」毛澤東突然問。

「父親責怪母親不生男孩，討了一房小娘姨；姐姐氣得離家出走，跟著叔父學雜技跑碼頭。」

「我們的家庭很相像麼？妳喜歡父親？還是喜歡母親？」毛澤東好奇的問她。

「喜歡母親。」尤玉喜坦誠答說：「我父親腦子好，多少帳也算得清楚，不用算盤，心算就成。可是，脾氣大，在外愛喝酒，亂搞女人；回家吃飯，他單獨吃，他吃餅子，我們啃窩窩頭，稍不如意就打母親出氣。我母親心地善良，對人好，我喜歡母親。」

「越說越一樣了麼，妳母親一定信佛。」

「老板！你怎麼知道的？」

「妳說她心善麼！出家人慈悲爲懷。」

「老板！不；主席，你母親也信佛嗎？」尤

玉喜小聲地問，因為她跟著江青呼毛澤東叫「老板」，有時改口叫主席。

「我也喜歡母親，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時候我還跟她一起去廟裡燒過香呢！後來我不信了，你磕多少頭，人民還是受苦。」

「磕頭不如造反！」她脫口地說出。

「好！玉喜，妳講得好！」毛澤東點頭稱讚

說：「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嗯！真是奇怪！真是巧合！」

## 厲害漂亮聰明警敏

「奇怪什麼？巧合什麼？」

「玉喜！妳知道嘛？古往今來許多偉大人物，遠者如古時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近代如俄國的史大林，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他們的父親都是性格粗暴，酗酒，好色；而母親同樣是善良、溫柔，信仰宗教。妳說奇不奇怪？」

巧合的是，我、江青和妳的父母親，皆有類似的共同點。」毛澤東似有新發現地說：「或許咱們三人皆具有父母親兩極化的優劣點，厲害、聰明、警敏，叫人難以捉摸？這或許是易於成功之道吧！」

「江青同志！厲害、漂亮、聰明、警敏；主席！我是不配的！怎能相提並論？」

「我沒小看妳喲！」毛澤東嚴肅地提出「妳的同胞姐姐名叫尤玉華，她更是個厲害角色。」

「主席，怎麼知道這麼清楚？」

「她呀！是個國特，臉蛋跟妳一般漂亮，身手矯健，槍法一流；在平津一帶暗殺了好幾個日本皇軍中級軍官，我們有幾個在華北的地下黨書記，也栽在她手裡；有人檢舉妳可能跟妳姐姐一樣的，是個臥底的「國特」？」

尤玉喜被毛澤東嚇得臉色如土，渾身發抖，趕緊停止按摩，離床跪在地上，誠惶誠恐地說：

「主席！我跟姐姐從小分離，有十年以上未連絡過；她現在幹的什麼？我全不知情。」

「有人密告，留妳在身邊，有如跟蛇蠍同眠，太危險了，建議我查清妳的底細後，再處置妳！」毛澤東故意以堅定語氣說。

「哪主席，你是聽信讒言，不要玉喜囉？」她哀怨地的說。

「玉喜！我怎能不要玉喜（玉璽），妳是我們的活寶貝哦！自古英雄豪傑逐鹿中原，殺得血流成河，屍骨如山，還不是爲了爭奪玉璽，然後名正言順，號令天下嗎？我怎捨得失去妳？玉喜快起來，我要永遠把妳抱在懷中，我的活寶貝快來

## 明門江青暗整老毛

玉喜仍如依人小鳥，溫順綿羊，投入毛澤東懷抱中；她為要討好這個擁有生殺大權的「老板」，極盡嬌媚嗲騷的能事，使他獲得淋漓盡致的歡暢。然後他安慰玉喜說：

「妳不要怕，我相信妳，回去趕快寫一份自白書，把歷史交代清楚就得了。」

尤玉喜回到自己房中，詳細寫了一份自白書，毛澤東轉交中共中央秘書處存查。那些檢舉她的一場「三整」及「三查」風波，就平安無事地躲過了。

玉喜依然是毛澤東懷中的禁脔。這一事實，最傷心、又怨恨的莫過於江青；因為，讓她怨恨和惱火的事兒，接踵而至。許多不滿意毛澤東的人，在「三整」、「三查」運動時期，不敢直接鬥爭他，卻拿江青開刀，演變成「明鬥江青，暗整毛澤東」。

如向來不滿意毛澤東的張國燾和楊子烈夫婦，同情賀子珍遭遇的婦女幹部，及嫉恨江青的女同志，都暗中聯合起來檢舉江青的革命歷史交代不清楚，且有和國民黨特務「掛鉤」嫌疑，私生活腐化，故意於騎馬時摔傷周恩來，沒有好好照顧毛主席的生活，及設計陷害小保姆小景等罪狀，雪花般飛來。

一天，尤玉喜服侍江青吃飯，炊事員廖炳福端一盤菜，盤子裡有一尾大魚，是賀龍老總送來的，熱騰騰的，看來鮮美。江青夾吃一筷子，又

給玉喜夾一筷子。那時在延安的人，天天吃黑豆，能吃一口鮮魚，真是莫大的享受。

江青忽然停下筷子，望著玉喜大發牢騷說：「見他媽的鬼了，哪些爛舌根的人，說妳上次遭人檢舉，是我暗地幹的，妳相信嗎？」

「夫人！我哪夠資格被檢舉，哪些多心的人大抬舉我了！」玉喜言不由衷的答說：「夫人高高在上，怎會為難下人呢？」

「哼！現在三查、三整的矛頭指向我了，連篇累牘的指控；玉喜：有人說妳也有份啊！」

「夫人，我沒有！」玉喜叫起來：「誰說的！」

「妳看！造謠嗎不是！」江青只吃一口魚就離桌走了。

第二天清晨，毛澤東在臥室剛起床，江青匆匆進入，接著屋內先是嘀咕聲、爭辯聲，繼而是江青在訴苦，抱怨有人存心整她，希望毛澤東像祖護玉喜那樣，替她撐腰，給她說句話。

「歷史就是歷史，」毛澤東偏不答應：「既然妳在青島，在上海，在重慶哪麼革命，還要我講什麼話？」

後來，爭辯變成了爭吵，江青大聲嚷道：「重慶的國民黨反動派造謠還少嗎？他們還多次登報說你和朱德遭擊斃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張照片，能相信嗎？」江青提高嗓門說：「你無端的搞個三查，三整運動，等於搬石頭砸腳，我們延安的反動派，跟重慶國民黨反動派唱一個調子，他們想幹什麼？你搞清楚沒有？」

「妳這個人，真是混……。」毛澤東氣憤地

只把話說出半句。

江青又哭嚷起來：「我不過是個小小的行政秘書，犯不著他們興師動眾。他們的野心，我一清二楚，有的想你的主席位子；有些下三爛的女人，想做毛主席的愛人同志。他們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他們整我、鬥我，其實是爲了整你、鬥你，矛頭是變相指向你的……。」

毛澤東吼起來，打雷般吼叫：「滾！妳給我滾出去！」

靠在門外偷聽的尤玉喜及衛士李聯村等，慌忙地走遠幾步；剛站穩腳，江青已經披衣衝出來，哭哭啼啼的，像一陣風似的奔出窰洞。直向周恩來的窰洞奔去。

她每次跟毛澤東鬧了矛盾，都要找周恩來訴苦；何況，這次他們矛盾的焦點，是因周恩來「割愛」的保健護士尤玉喜而引起的。

## 江青的醜事一籬筐

周恩來是解決大小矛盾的能手，無論黨政軍間的矛盾，愛人同志間的矛盾，他都能迎刃而解。江青在他那裡訴苦，眼淚鼻涕不住的流，從早晨一直談到中午，她回來時，已顯出全身輕鬆。

下午二時，周恩來充當「和事佬」來找毛澤東，他躺在床上正由尤玉喜給他按摩。他見周恩來進門，叫尤玉喜停止按摩，示意她出去。然後，毛澤東讓坐後，他已知道周恩來的來意，坐在床沿上抽煙，一支接一支；後來他忍不住了，像個無奈的小學生那般向周恩來訴苦。

毛澤東有湖南人的驃子脾氣，性子急；但，



講話卻慢吞吞的，講了長時間，濃濁的湖南口音，聲音沉重，很有些傷感。

「恩來兄：你是我的老戰友，親逾手足，我心裡有痛快的事，只有跟你說。不怕你笑，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務員，早就把她趕走了。當初結婚沒搞好，太草率；我把她肚子搞大了，能不結婚嗎！現在，黨裡推動三整、三查運動，檢舉她的報告，雪片飛來，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剪報、有圖片、證據齊備；無論黨紀的、私生活的、甚而思想的、政治路線的，反黨行爲的都有。唉！真是醜事一籬筐。唉！恩來兄，現在怎麼辦？」

周恩來細聽毛澤東沉痛的傾訴，他一言不發。於是，毛澤東沉默一會兒又說了：「我現在的身分，我的具體情況，離婚也不好。江青雖常常惹我生氣，但沒大錯，沒大過；現在離婚，同志們會有議論，閒言閒語的，日後會有各種說法。不離婚嗎！就指了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唉！沒辦法，叫她寫一篇自白書交代，她的倔強脾氣，又不肯，恩來兄！你是我的軍師，你看該怎麼辦好？」

周恩來皺著眉頭，沉思有頃，他已看透毛澤東的心意，對江青仍然有情，只能勸「合」；於是，他像老謀深算的軍師爺般，慢條斯理的說：

「咱們搞運動的人，心裡都明白，『整風』不過是一陣『風』罷了，躲過了風頭，不就風平浪靜了。」周恩來停頓下來，喝一口茶，清了嗓門：「咱們整風，無論三整、三查，是對待外人，怎能整到家裡來，整自己的床頭人，豈不落得

搬石頭砸腳的笑話。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哪要怎麼『使』才好呢？」毛澤東急切等待答案。

「主席！別急，第一，千萬別叫江青嫂子寫自白書，無論虛寫實寫、輕寫重寫、長寫短寫、一不留神，就留下白紙黑字的把柄；何況現在的文人，喜歡斷章取義。因此，第二，快叫情報部康生兄把那些不利於江青嫂子的報告壓下來，不可透露風聲。第三，叫康生寫一個報告上來，說各游擊基地，生活條件差，單調又枯燥，亟盼中央派一個文康團體前來勞軍，鼓舞士氣。第四，江青嫂子是演藝界出身的，多才多藝；主席！你下個手令，不就成了。」

「恩來兄，你真是我的諸葛亮……」於是，毛澤東就照周恩來的指點行事，江青爲了「躲風頭」，又可出外透空氣，自是高興萬分，她很快就從黨校與「魯藝」兩校篩選精英演藝人員，五男十女，由她領隊快速地朝游擊基地出發。

## 大便拉完就地野合

那些急想揪鬥江青，暗整毛澤東的人失望了；因而，女主角不在，戲就唱不下去，怎不失望！

這時，最高興的人，除了「躲風」的江青，就算哪個保健護士尤玉喜了；因爲，在毛府的窩洞內，她就變成實質的女主人。

晚上，她公開地跟毛澤東睡在一起，先按摩

，然後給他「退火」，哪段日子裡他倆精神愉快極了；

這時，卻有三件事情，一直困擾著毛澤東：一是國府大軍對陝北進行經濟封鎖，糧食供應不上，只好吃用鹹水煮過的黑豆，毛澤東吃多了黑豆，消化不良，肚子發脹，沒完沒了的放屁；使得身邊的人，忍俊不已，不敢笑出聲來。

二是，毛澤東辣椒吃多了，火氣旺盛生習慣性的便秘現象，三四天大便一次，有時一星期才能解決一次。據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說：「毛主席今天解下大便了！」的消息，常常能叫全軍歡呼，以水代酒，舉杯相慶。此時，侍從人員趁機匯報黨政軍要務，多會獲得滿意結果，不致挨官腔，吃排頭。

江青「躲風」去了，尤玉喜照顧毛澤東的飲食起居，他倆訂了一個「大便協議」。因爲，毛澤東的寓邸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個窑洞，沒有下水道，當然沒有現代化的抽水馬桶，是蹲在洞後的毛坑上大便；晚上是蹲在馬桶上大便，無論蹲在毛坑或馬桶上，都是很臭的，而且群蠅亂飛，更是煩人。

於是，「協議」毛澤東嫌窑洞內的大便坑髒臭，要到洞外草野解決時，必須尤玉喜陪侍，且要通知衛士們警戒，以策安全。

一天夜裡，毛澤東仔細查看軍用地圖，以瞭解各游擊基地分佈狀況，鉛筆在地圖上畫著，正思考得入神，忽然皺起了眉頭，他雙手摸著不斷放臭屁的肚子，稍忍了忍，便順手抓起幾張草紙，拉著尤玉喜的胳膊，匆匆向外走。

尤玉喜叫起睡眠模糊的警衛李聯村，他用手模著盒子炮，緊跟他倆身後，一邊警惕地注視周圍的情況。

仲夏夜的草野，靜悄悄的，有些清涼意，星星在天空閃耀，夜色是迷人的。毛澤東走到一個草叢的後面，一手拉著保健護士，一手便解褲帶；這時，警衛搞迷糊了，不知他要「野合」或是要大便。

可是，他倆的人影剛蹲下去，突然有痛楚的聲音發出來；警衛細聽：「哎喲！哎喲！」的聲音不斷，哪不是尤玉喜激情的嬌叫聲，而是毛澤東的呻吟聲。

「主席！怎麼了？」警衛驚然吃驚，拔出盒子炮，四面張望，卻找不到目標。

「札疼我了！」毛澤東拉著褲襠低頭查看。「李聯村快來！不知是什麼東西，咬傷主席的屁股。」尤玉喜急促地呼叫。

那位警衛誤以是蟲蛇咬傷毛澤東的屁股，抓著盒子炮走過去觀察；原來是碱草的尖葉子，直挺挺著，札痛他的光屁股和「命根子」。

尤玉喜和警衛趕緊合力拔掉那些有刺的碱草，又用腳踩平說：「主席！好了。」

毛澤東蹲下來，時間過了很久，可知他拉大便很吃力，很痛苦；自從有玉喜不嫌臭，耐心陪他後；似乎時間縮短，痛苦也減輕了。因為，他一邊拉大便，一邊用手在玉喜的胸部游移撫摸，大便拉出來，渾身輕鬆；但他強烈的「性趣」來了，就地「野合」起來。他對玉喜說：「這樣的交合，是人類老祖宗的遺傳，是天地人的融合，

是與大自然的脈膊一同起伏，何況，空氣又這麼的新鮮。」

以後，他們增添了一個「協議」，他大便時，警衛找一把鋤頭，幫他把雜草除去，挖個坑；拉完了，再把坑填平。

玉喜必須抓一把草紙，拿一床毛毯；如果，毛澤東的便秘解決後，而生理上的「性趣」來了，草紙和毯子都可派上用場。

### 苦腦事情——改善

三是失眠，跟放屁及便秘比較起來，失眠使毛澤東更困擾，更犯愁。他終生「為睡一覺而奮鬥」，沒有女人和安眠藥，他睡不好覺。

他一旦遇上大事，比如打一個決定生死的大仗，比如開一個重要會議，比如寫一篇重要文章，比如解決一個重大的危機，比如處理一個突然發生的嚴重事故，他可以兩三天或四五天不睡覺。可是，當事情處理好了，精神鬆弛下來；又造成了緊張過度後難以入睡的矛盾。於是，女人和安眠藥，成了醫治失眠症的兩劑特效藥。

「讓毛主席睡一覺」，成了他身邊侍從人員一件頭等大事，他入睡了，任何人都不得去干擾。

他的這三件苦惱事情，經過保健護士尤玉喜的調理，一一獲得改善。「放屁」的問題，因彭德懷在西北戰場打了一個大勝仗，殲滅國府軍鍾松的第三十六師，經濟封鎖出現缺口，食糧源源運進延安；尤玉喜叫炊事員廖炳福改煮白米飯，不再吃鹹水黑豆，毛澤東就不再放臭屁了。

「便秘」的事兒，玉喜知道要毛澤東不吃辣椒，等於要他的命；要減低他的火氣，她用毛草根、菊花、陳皮、金銀花等泡開水，或煮蓮子湯，給他飲用清火。必要時，她以溫柔的情懷給他「退火」。如果，他在白天奔往戶外大便，她帶一本「三國演義」或「水滸傳」去，他看得入神，就忘了便秘的痛苦。有幾次，他看到黑松林跳出李逵，他看到莽張飛長阪坡大吼退敵，他看到陳宮捉放曹，被書中情節吸引，大便就順暢解了出來。

至於「失眠」問題，她的解決之道很簡單，先跟他在床榻纏綿一番，然後給他服食安眠藥，再輕柔地按摩一番，他就入夢了。

江青以勞軍之名，離開延安「躲風」的這段日子，毛澤東精神上如釋重負，在尤玉喜體貼入微的侍候下，過著愉快歡暢的日子。

### 冤家路狹報復江青

可是，江青離開延安後，一直在驚濤駭浪中，過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日子。她率領這支康樂隊，開赴各游擊基地，有時不免要化裝偷渡敵軍的封鎖線，躲避國府軍的追剿，逃避日軍的捕殺。

有一次，在黑夜中，她跌入山溝，幸得一位游擊隊員把她救起；另一次她為逃避日軍追捕，有位勇敢的游擊隊員揹著她抄山徑逃脫。這兩位游擊隊員，都是奉令護送他們的成員；年輕、結實、有理想、有熱忱的知識青年；江青視他們是救命恩人，遂在戰地裡建立起革命情感。

經過三個星期的跋涉，他們先後來到中共八路軍第一二九師轉戰的大別山和太行山游擊根據地。在太行山基地時，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委鄧小平等都熱忱歡迎；因江青是毛澤東的愛人同志，劉伯承的老婆汪榮華，鄧小平的妻子浦瓊英（化名卓琳）等都出動接待。

江青生性好強，雖是旅途勞頓，戰火餘生；但在戰場的勞軍演出，仍然十分賣力，由於男女隊員陣容堅強，色藝俱佳，節目緊湊精彩；且是毛主席的新夫人領銜演出，大大鼓舞了戰場官



毛澤東（右）和衛士李連成（左）。

兵的士氣。尤其，每次演出的壓軸戲，由江青率領全體男女隊員高唱：「在太行山上」一曲：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看吧！

千山萬壑，銅壁鐵牆

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

氣餒千萬丈。

聽吧！

母親叫兒打東洋。

妻子送郎上戰場；

我們在太行山上。

我們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強馬又壯；

敵人從哪裡進攻，

我們就叫他在哪裡滅亡。

慷慨激昂，氣勢磅礴，充滿愛國熱情的歌聲，的確使前線戰士感到鼓舞，安慰和驕傲；覺得延安的毛主席沒有忘記他們，提高了鬥志。

可是，太行山的氣候，早晚溫差大，連日淫雨濃霧，天氣惡劣；江青累病了，住進師部簡陋的戰地醫院，冤家路狹，在延安被她用「苦肉計」趕走的小保姆小景，恰在這裡做護士。她深恨江青不該把「巴豆」暗藏在她的房間，害得她幾乎跳入延河溺死；逼得她由炊事員吳清雲陪護，來到此山窩窩吃苦受罪，她總想找機會報復江青。出一出悶在心頭的怨氣。

江青進院後，初先病情只是偶患風寒感冒，旅途勞累過度而已；照常理服下感冒藥，多喝開水，休息兩三天就痊癒了。誰知，江青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惡化，腹痛如絞，狂瀉不已，臉色蒼白，軟弱無力。

經醫師診斷，可能吃錯了藥物。

這一下，劉伯承和鄧小平緊張了，擔心江青在他們防區出了意外，如何向延安的毛澤東交代？負責接待的汪榮華（劉伯承妻子）和浦瓊英（鄧小平妻子），更是焦灼萬分，不知如何是好？

（未完待續）